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九回 依舅家雪貞迨吉

詩曰：無端謫官去天涯，千里迢迢寄舅家。憐憐博陵佳秀士，夭夭灼灼詠桃花。

啊唷我好恨啊！這兩年，不知何故，連遭了多少不如意的逆境。

兒子遭擒女又逃，自家性命難保牢。未知長女平安否，不知奎光運可高。伊等三長和兩短。吾家瓦解與冰消。尋思至此真堪慮，莫非是，劉氏聲名保不牢。太郡夫人心懊惱，一思一想怒沖霄。呼奴喚婢容顏變，拍案敲台言語高。正在無方消惡氣，門公飛人報根苗。

卻說劉夫人正在愁悶，忽有門公報導：啟大夫人得知，今有福建延平府梅家姑太太到了，還有一位小姐同來的。乞太夫人定奪。劉太太吃驚道：梅姑老爺現任黃堂，為什麼姑太太反來這裡？如此快請下車來，我就出來迎接。

正正衣襟掠掠懷，僕婦侍女忙簇擁，一齊迎到大廳前。梅家母女將車下，太郡臨街舉目觀。前走姑娘面原熟，後邊甥女卻須瞻。約略芳年才十五，嬌容嫩色貌如仙。卻同燕玉無高下，若論那，端重之容更在先。當下慇懃迎入內，兩夫人，一齊行禮在堂前。梅家太太才方見，斂袖回頭對女言：

女兒雪貞過來見了舅母。

美貌佳人正繡衣，深深下拜在華堂。輕開桃口稱甥女，慢吐鶯聲叫舅娘。太郡夫人忙答住，相觀連贊好花容。次然還坐金交椅，侍女烹茶上內廳。太郡親呼排果品，方才姑嫂敘離情。梅家太太垂珠淚，哽咽悲呼訴細詳。咳賢姐呀，延平太守幾多年，進益添時罪緊牽。清苦過來知本分，做官的，也還公道不貪錢。如今督撫行參奏，也只好，一念寬仁庇屬官。皇上已經提審過，說道是，受贓縱逸罪難當。部差起解離京邸，帶罪充軍配雲南。若不是，兄長說情存體面，做官人，尚愁性命也難全。夫妻父母俱無見，竟自充軍在外邊。府內起身曾囑咐，汝母女兒快早走，同逃舅宅保平安。故而依了叮嚀語，借置盤川旱路還。家業已抄無別物，孤身母女望垂憐。夫人說罷心悽慘，梅小姐，痛泣無聲掩玉容。太郡見言頻歎息，姑娘且請放寬心。自家宅內何妨住，靜待姑夫過赦還。甥女長成如此貌，不知曾否定姻緣？夫人回道猶無偶，癡長今春二八年。大姪女，已在宮中為皇后。二姪女，如何不見出堂門？劉家太郡含糊答，暗暗躊躇三兩聲。燕玉私逃無下落，欲得要，遣人替嫁又為難。崔家面見方才定，豈可將，侍女為兒做套圈？況復家中無美色，就是那，外甥心內也何甘？今朝湊巧姑娘到，他現在，家業傾亡顛沛間。若把雪貞甥女嫁，門當戶對好姻緣。一邊是，藩台姐丈歸泉下；一邊是，太守妹夫配嶺南。兩處門楣都一樣，一家兒女亦雙全。雪貞燕玉如相見，倒還是，甥女端莊福相嚴。不若此時從直告，姑娘應允有何難。寫書密達崔家姐，若願私休事也完。太郡暗思心略放，回頭含笑叫丫鬟。可同小姐園中去，散步觀花走一回。芍藥薔薇俱已放，若能詩，何妨即景做佳聯。梅家太太微微笑，論詩詞，也會隨心詠幾篇。父在衙中間教訓，能詩已有二三年。夫人欣悅稱閨秀，梅小姐，緩緩相同往後園。太郡抬身忙坐近，含羞忍怒訴情端。細言姨表聯姻事，又說私奔出外逃。燕玉淫奔尋不及，醜名怎好四方傳。老身正在愁煩處，湊巧姑娘到這邊。我想賢甥年二八，青春正合結姻緣。姑夫未曉何時返，有了東床心也寬。如若姑娘心俯就，我將甥女嫁甥男。此時得作姻親好，也免我家醜事傳。崔府二甥容貌美，年華尚在二旬間。詩書多讀文章好，下歲科場必點元。若配雪貞賢小姐，郎才女貌兩無嫌。姑娘如肯周全我，就可通知家姐前。你看媳來我看婿，兩家當面結姻緣。各人情願聯秦晉，甥女妝奩在我身。彼此至親無假語，難道我，只因胞姐關心偏。明朝請彼娘兒到，姑把那，攀鳳甥兒觀一觀。小姐之前且慢說，免得她，含羞不肯到堂前。未知尊意如何樣，可肯周全這一番？梅府夫人驚又喜，自思此事稱心田。丈夫發配歸難定，弱女終身豈得安？不若今朝應允了，免教錯過這姻緣。夫人想罷欣然允，且到明朝當面觀。太郡其時心歡悅，頓將煩惱已拋捐。廳前又聽家人稟，姑太太，行李搬到哪室間？太郡凝眸心一想，就呼運入曉雲軒。內中床帳俱安備，只用得，點檢行囊放裡邊。隨著丫鬟和僕婦，二人齊去看相搬。少時小姐由園轉，同在中堂用午餐。膳罷娘兒同告別，回歸軒內點諸般。雪貞小姐低低問，此是何人內室間？床帳現成諸色備，又有這，妝台鏡盒與香奩。方才舅母談何事，故意地，起發孩兒到後邊？劉氏夫人聞女問，細言小姐夜行端。替嫁之語俱瞞過，梅小姐，驚疑連說是何原？侯門郡主非常比，豈有私奔到外邊？莫非是，父母賴婚重許配？莫不是，冰霜有志故私潛？若然姐姐無操節，似這等，姨表聯姻也就全。親上加親還不願，分明是，私奔一節有沉冤。雪貞小姐頻嗟歎，也不相招與笑談。母女在房收拾畢，劉太郡，消停也到曉雲軒。進門先就深深恨，罵一聲，無恥裙釵竟自潛。復挽雪貞呼小姐，休笑我，閨中教法不森嚴。多姣聽說淒然道，免死狐悲總一般。表姐清名遭不白，奴心尚且為她酸。自家宅內焉相笑，舅母如何出此言。太郡聞聽連說好，賢甥四德並兼全。言完房內同歸坐，姑嫂心中細細談。劉太郡，只訴兩年遭遇事；梅夫人，極呈一片善良言。雪貞聽道投池處，竟不覺，珠淚雙拋濕繡衫。連稱真是貞烈女，方不愧，尚書門第好紅顏。全忠全孝深難得，青史流芳萬古傳。房內坐談天欲暮，中堂已擺接風筵。劉家太郡慇懃遜，將及初更酒已酣。梅府娘兒回寢室，夫人燈下寫書函。

話說劉太郡就於燈下，將燕玉私逃，梅夫人投靠，及自己的主意，一併寫書一封，上雲：呈送崔夫人密覽，放在案上。次日早晨，遣家丁到崔家遞上。值崔太太在家中，歡天喜地地打點洞房。接著了這封書信，只氣得目瞪口呆。向攀鳳說道：事已如此，隨你的意思便了。

崔郎一看已魂飛，暗把劉家表妹呼。我卻相思如此切，冤家何故這般疏。自思容貌還堪比，為什麼，你的心中有別圖？看你芳容多雅靜，不像那，星前月下丑規模。既收聘禮將完配，半夜潛身卻為何？如此情形猜不出，難道你，願如卓氏去思奔？嗟吾妄想俱成夢，不若空房一世孤。既是母姨如此說，且看看，雪貞小姐貌如何。若然比得劉家妹，真正是，夙世良緣情分多。事已這般無別論，且臨劉府看嬌娥。崔郎不覺長吁氣，說道是，權共娘行見若何。只見攀龍微帶笑，正容連把母親呼。咳，母親呀，難論容顏是怎生，這番只好就完姻。若因美色傷門面，豈不怕，中外傳揚出醜名。二弟亦須斟酌做，三思亦要顧家聲。夫人見說稱知道，立刻傳言搭轎行。攀鳳親將書撕毀，說道是，不堪留此被人聞。雖然未作崔家婦，到底娘姨府內人。言訖更衣同母走，攀龍扯住又叮嚀。弟能毀字全人節，也要存心顧自名。只取德來莫取色，為人須要作真誠。秀才應諾稱遵命，立刻登轎共母行。一到劉衙僕報，夫人姑嫂急相迎。雪貞小姐無知覺，隨著娘親也出廳。一見崔郎雙母子，含羞欲退又還停。崔郎忙閃秋波眼，偷視女姣梅雪貞。

卻說崔攀鳳趁著夫人們相見之時，就把梅小姐一看。但見那雪白的玉面，烏黑的雲環，碧翠的花翹，深黃的鳳紐，映得十分美麗。身材不如燕玉，臉色卻比燕玉嬌嫩，較量起來，不相上下。崔公子一見，只喜得心蕩魂飛。暗叫道：芳卿呀，你原來有如此丰姿！少不得佳期在即，就要成親了。當下小姐就過來行禮。梅夫人與崔太太一邊看媳婦，一邊看東床，端詳了片時，俱各喜得眉開眼笑。劉太郡已知中意，就請入後堂。

雪貞小姐就回身，自悔廳前見外人。不識母親何主意，方才必欲我同行。無端撞見崔公子，弄得奴，欲轉身時難轉身。只為家門遭不幸，致教輕易見他人。不言小姐芳心惱，且表劉家太郡人。動問姑娘和妹妹，一男一女可稱心。崔梅太太俱稱好，這段良緣怎不成。當下大家齊說定，一茶之後就抬身。雪貞勉強來相送，萬福深深翠油輕。又遇崔郎逢一面，倍教秀士暗消魂。崔家太太心歡悅，頭上金釵拔一根。卻是根，黃金嵌寶雙如意，送與了，淑德佳人梅雪貞。隨手插於雲鬢上，笑呼小姐表微情。閨秀低低回問母，夫人笑說謝尊親。多姣斂袖深深拜，只喜得，崔府娘兒帶笑容。當下大家齊送出，方才回入後堂門。梅家母女歸軒後，劉氏將情示雪貞。小姐低頭紅了面，芳心嘿嘿自沉吟。想奴本是裙釵女，又不能，做效緹紫免父刑。發配嶺南千里遠，定期何日遇皇恩。一家骨肉俱分散，知道姻緣是怎生。今日既然逢此事，不如早了終身。適才曾見崔公子，奴看他，相貌原非下等人。彼若果然身

顯達，或能出力救嚴親。深閨弱質原何用，好把衷腸托此君。小姐低頭心暗想，含羞無語已應承。夫人一見心歡喜，頓減煩愁意得寧。自古時光容易過，吉期將近要完姻。

話說太郡，就將崔府的妝奩一概陪嫁了雪貞小姐。又買一房僕婦，兩個丫鬟，以作甥女之伴。諸事已完，梅小姐就拜太郡為繼母。廿四日發嫁妝開臉，顧儀堂的夫人上冠。次日崔家迎娶，就把雪貞嫁將過去。